5403/82 (1-10)

4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

東嘉裔孫歲貢生標孫與元奇重梓

記

季氏湖山義塾記

青田之山其上四十里有泉滙而爲潭緜潭入谷十有五里是爲高湖之源其上多奇峰絶巘大木之所盤蔚獻奇納秀故士多俊彦室常殷阜季氏其一也有名謙字伯益者好學尚義故其家日裕乃謂其人曰人孰不愛其子孫而不知所以愛之者今有良田美宅綿亘阡陌堆金積帛充斥梁棟自以爲用之不竭享之無窮也一旦光銷影鑠而無纖芥之留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NOV 3 1967

者何耶驕溢生於富溢而縱欲敗度之子常由不寤前人成敗之跡而自覩侈然大也及其顛連困厄於垂老之際彷徨無所容其身雖欲效織蒲補履以食其餘年且不可得若是者雖其人之不肖抑亦其父兄處之不得其道也今予幸藉先人餘業以自免於凍餒未嘗不惴惴於吾身況能保於其子孫故願制產以建讀書之所延名儒爲師以訓子弟以及族姻之人咸知所學大則修身齊家以用於時小亦不失爲鄉里之善士不亦可乎乃築於其居之側以爲堂中設孔子像旁列齋舍翼以廊廡繚以周垣買田若干畝以給師弟子之食萃其族之子弟悉入學於是襟佩衣裳肅肅有容莅誦之音藹藹旁達入其鄉者莫不感歎而慕悅也嗚呼若季氏者真知愛其子孫哉由是達于一鄉一邑以播于天下使人人聞而效其所爲則將見比屋皆爲賢士大夫而愚不肖者寡矣邑人洪應求道其事於予且請爲之記予既樂鄉里之善人而又嘉洪生之樂道人善也故喜而書之至正十年庚寅夏五月記

尚友齋記

尚友齋者趙郡吳以時之所居室也尚友之云出自孟子其義則習章句者能言之矣而以時之取以名其室抑必有其故哉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居其一人不

可以無友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時抱英俊之才勤學而好問直諒而多聞天下之士如以時者不多矣而又求友以自益其不如以時者以時弗與友也則必求勝以時者而友之則不尚論古人而徒求于今取諸我則善柔便佞可以甘人心而蠱予智取諸人或得鄉原焉其爲損也不少夫何爲而不懼哉凡物之相從必以類氣之所感不召而集故豊山之鍾得霜而鳴陽燧之火見日而烜是故文王作而伯夷太公歸闔閭起而子胥孫武至魏文侯爲君而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出焉人而尚友天下之友以類來矣猶以爲未足則必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有顏淵者得一善則服膺而勿失我則以之修吾德有季路者人告之以過則喜我則以之去吾慝有成湯者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我則以之處己而接物也夫如是其庶幾哉嗚呼天下未嘗無善士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天下也哉一人之身未嘗無一善也屈子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而況於一鄉一國也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曷哉以時無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

友梅軒記

皐亭之山有隱者焉以友梅字其軒環其居皆梅也或曰友者人倫之名也君子以友輔仁人求其友必於人焉可也梅

卉木也人得而友之乎生於世爲人焉舍斯人弗友而卉木乎取之斯人也不旣怪矣乎劉子曰否彼固有所激而云也夫彼所謂隱者也不同乎人而隱彼固自絕于世之人而卉木之爲徒也彼固以斯世爲不足乎已而隱以爲高彼固謂人不足與友而卉木良我友也彼誠有所激哉世之如管鮑者希矣刺于谷風嗟于桑柔臏于涓賣于寄累于灌夫蠅營狗苟于拜塵之人友之而不爲損者鮮矣哉人不可以無友彼將何所取哉梅卉木也有歲寒之操焉取諸人弗得矣舍卉木何取哉且此物非徒取也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不汚人而象之亦可以爲人矣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至氣類以感之直諒多聞之友不遠千里來矣然則斯人也弗怪矣隱者聞之曰子知予請書之遂書以記于軒隱者王其姓昶其名記之者栝蒼劉基也

海寧應氏墓菴記

至正辛卯冬十有一月予旣銘應君和卿之墓矣其子元亨又以賈希賢之書來請曰元亨之先人隱居于鄉不求聞于公卿先生不遺草萊而賜之銘今死者已即安于土中謹築于其傍爲間十有二買田以供祭祀爲畝十有九懼來者之弗獲承也心竊悼焉先生幸不遺予願卒記之惟古建國民以族葬其域中之室墓大夫守之自周爲秦法廢久矣室其

墓而置守焉孝子之良心也斯可以記遂爲之詞曰維海寧以州隷杭面山負山厥土廣斥塗泥民質以良有鄉長平里曰皇岡應氏居之世載德以昌弗競弗求惟田惟桑教子弟以書炳炳琅琅肅肅蹌蹌以不愆于義方不詭其逢而守其常乃耆乃康戴玄履黃七十有八年皐皐洋洋游蕩天而泳陶唐有子克承旣妥厥靈以固乃藏繼斯述斯有躋勿頗以恭以揚其墓伊何樹之以楊其室伊何玄楹堊墻象設有嚴訶禁不祥代石鐫辭以識歲年子子孫孫以永不忘

杭州實菴和尚福嚴寺記

杭州屬縣曰仁和縣北三十里有溪焉曰義谿故宋嘉定中有姓陳氏名逈者廬于溪上好清淨不偶于流俗遂捨身爲浮屠名其廬曰福嚴有弟子二人曰如春明皓江南旣平之明年始賜院額旣而逈與春俱卒卒後皓爲僧司都綱領敎門事乃以其衣食之餘貿民田廣其院皇慶二年冬朝廷賜額爲福嚴寺命其徒以甲乙相授受泰定乙丑皓始建佛閣閣成而皓卒皓有弟子三人曰崇寶崇志崇行實繼皓卒崇志始刻于優曇花于閣志卒崇行始新僧堂後至元庚辰乃建大雄寶殿壬午搆圓通殿甲申作庫院丙戌新作山門廊廡鐘樓軒廳丈室塔院期堂以及庖湢圊溷無不備具於是船有坊工有室松門石徑繚繞紆鬱丹堊金碧日閃月映朗

朗如也奕奕如也葢自適師至行積勤槩勞五六傳而始就可謂難矣非繼志者之得其人能如是乎至正辛卯寺成將樹碑求文以誌其所自介杭人之識予者以請予時臥病江滸介以遠弗達而倩于人爲文假予名歸于師師覽其言詞大鄙陋弗稱心甚不懌而不知其果爲予作與否業已請不欲易也將勒石命褚奐書之奐嘗從予校文棘闈中頗知予力辯其妄乃與師偕詣余求真文予時已具舟將歸倉卒不克就會饒信告急聲洶洶予狼狽上道遂不能記明年予以事至杭師聞即來猶礱石待予言嗚呼予之言何足爲世重輕至有僞爲之者而師之求必於予曠歲月以俟之愈久而志愈固使余不幸死於道路又未知斯石樹耶否耶浮屠氏之學予不及知而師之堅忍不二則於是乎見矣師號實菴晧師號東巖記之者栝蒼劉基而書之者武林褚奐也

飲泉亭記

昔司馬氏有廉臣焉曰吳君隱之出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其後隱之卒以廉終其身而後世之稱廉者亦必曰吳刺史焉有元憲副吳君爲廣西時名其亭曰飲泉慕刺史也而憲副之廉卒與刺史相先後至正十四年憲副之孫以時以故徵士京兆杜君伯原所書飲泉亭三字徵予言予舊見昔人

論刺史飲泉事或病其爲矯心甚不以爲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皆當見而爲之又何可病而議之哉人命之修短繫乎天不可以力爭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已人心之貪與廉自我作之豈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飲之者死我乃奮其不畏之氣冒而飲之死非我能奪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彊飲焉是矯也是無益而沽名也則君子病而不爲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禮以立之驅之以刀劍而不爲不義屈臨之以湯火而不爲不義動夫豈一勺之水所能幻而移哉人之好利與好名皆蠱於物者也有一焉則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

至法華山而歸至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峰奎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每怪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爲山水之遊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茅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况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余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譬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淸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卞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北

宮黝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月云若其昔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出越城至平水記

舟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爲賀監宅宅今爲景福寺又東南行二里許爲夏后陵陵旁爲南鎮祠又東可二里入樵風徑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徑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折而西南行二里爲陽明洞天其中有峰狀如傘名曰石傘之峰其東爲石旗秦皇酒甕在焉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玉笥泝流三里至昌源有故宋攢陵葢理宗上皇之所葬也其上有山狀如香爐名曰香爐之峰入南可四里曰鑄浦是爲赤堇之山其東山曰日鑄有鉛錫多美茶又南行六七里泊于雲峰之下曰平水市即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游群小水至此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物之産于山者皆於是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爲甚盛開元寺僧有菴在市中是爲機上人祖故上人邀宿其所菴側有小軒俯耶溪而山自秦望之陽分趨雲門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陶山刺浮若耶東下者則皆在其外歷歷可數諸簷楹間故雖居市中而不黷首春水涸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坐久覺清爽機上人因請名其軒莫能

定比至法華山伯言好禮乃議其名曰溪麓以其在溪之上山之足也且俾予為記乃明日入城府俗事又至思遂遏至于今今予來時機上人為育王書記適自四明歸復送予至菴所時雨新霽舟直抵橋下予出城前一日友人招飲大醉明日入舟比登岸且醉不能醒乃臥溪麓軒中明日機上人辭還育王予獨至靈峰尋奎上人時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機上人即開元寺僧圓中也

活水源記

靈峰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峰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櫧多松其鳥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山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峰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為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為四小池東至山麓潴為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溪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為渠時深不踰尺而澄徹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蟹大如錢有小鰿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鸜鵒黑色而赤觜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有二脊令恒從竹中下立石上

浴飲畢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蟲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群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自靈峰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出靈峰狗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里為普濟寺外視甚峻絕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柏幽茂徑路窈窅似不在人間世問之則晉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聽講有何充讀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廡有樓焉其扁曰清遠昔刱之者雲峰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日色方甚熾上人出茶瓜酒食延客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秦望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瑱瑱然又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為詩詩成又求序清遠之義予笑曰樓之名子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為清孰為遠也今夫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既而

躍然曰命之矣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浮休公待于其深居且甚久予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刺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凉意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東廡下葢當山之顛而有水能爲池雖大旱不乾謂之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桐公陶山木禾鸞鼻諸峯咸外列如屛障故寺雖高不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爲浮屠所佔豈虛語哉觀覽久之乃降自前嶺絕澗少憇道側雲復自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憇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覩古人未有觸熱游者葢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深居精舍記

深居精舍者雲門廣孝寺上人浮休公退居室也上人名允若字季蘅以文行聞于時賢士大夫無不與交號之曰若耶

溪因其名而配以地也深居去雲門十里而嬴初入溪口有奇石拔起沙水中狀如折柱其下者如伏獸其名曰釣臺其石罅皆有樹自釣臺泝溪入溪色湛碧兩岸皆秔稻風過之其香菲菲然有三山鼎足列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爲九毬深居在三獅子中其背山曰柯公之山山上有潭潭中云有白龜有龍恒出作雲雨歲旱禱輒應其右山曰化鹿之山亦曰鹿頭相傳葛稚川旣化爲仙有木几亦化爲鹿在此山其外山曰秦望其左山曰木禾木禾視群山爲最高其前山曰鶩鼻之峰其高與木禾等峰頂大石突起望之如鶩鼻大海在鶩鼻東北其上云有秦時碑今亡之矣鶩鼻北下小山曰秦望秦望在秦望北又北曰天柱曰玉笥又東北爲陽明之山是爲禹穴其下維湖予旣至深居與浮休公語極相得又愛其有美木佳水石花竹且靜僻無妄人跡雖隆暑不汗因留八日出旣出而心恒思之

松風閣記

雨風露雷皆出乎天雨露有形物待以滋雷無形而有聲惟風亦然風不能自爲聲附於物而有聲非若雷之怒號訇磕于虛無之中也惟其附於物而爲聲故其聲一隨於物大小清濁可喜可愕悉隨其物之形而生焉土石贔贔雖附之不能爲聲谷虛而大其聲雄以厲水蕩而柔其聲洶以危皆不

得其中和使人駭膽而驚心故獨於草木爲宜而草木之中葉之大者其聲窒葉之槁者其聲悲葉之柔者其聲懦而不揚是故宜於風者莫如松蓋松之爲物幹挺而枝樛葉細而條長離奇而龍蓯瀟灑而扶疎鬖髿而玲瓏故風之過之不壅不激疏通暢達有自然之音故聽之可以解煩黷滌昏穢曠神怡情恬淡寂謬逍遙太空與造化遊宜乎適意山林之士樂之而不能違也金鷄之峰有三松焉不知其幾百年矣微風拂之聲如暗泉颯颯走石瀨稍大則如奏雅樂其大風至則如揚波濤又如振鼓隱隱有節奏方舟上人爲閣其下而名之曰松風之閣予嘗過而止之洋洋乎若將留而忘歸焉蓋雖在山林而去人不遠夏不苦暑冬不酷寒觀于松可以適吾目聽于松可以適吾耳偃蹇而優游逍遙而相羊無外物以汩其心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又何必濯頹水而以爲高登首陽而以爲清也哉予四方之寓人也行止無所定而於是閣不能忘情故將與上人別而書此以爲之記時至正十五年七月九日也

松風閣記

松風閣在金鷄峰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値雨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因得備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峰獨高于群峰而松又在

峰頂仰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翔舞離褷蜿蜒轇轕徘徊影落簷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爲之明有聲如吹塤篪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劍槊相磨戛忽又作草蟲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爲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爲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二日乃歸至正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記

横碧樓記

天下之佳山水所在有之自有天地以迄于人地不改作也或久晦而始彰其有數乎抑亦繫於人也故蘭亭顯于晉盤谷顯于唐乃與右軍之記昌黎之序相爲不朽物之遇也果有待於人哉會稽山陰之柯橋即古之柯亭也有寺曰靈秘有上人曰守基愛其山水之佳無讓於人所稱者而惜其不能與東山雲門並揚于時也乃相其南偏作樓焉出群室之上憑之而覿山之峙者蒼然附之而矚水之流者淵然或挺而隆或靡而馳如龍如虎如蛟如蛇如烟如雲如藍如苔如帶如屏遠近高低縈紆蔽虧舉不逃於一覽於是其地遂爲甲觀恨未有高世之人爲發之也至正甲午用章師自浙西來過而奇之以其兼山水之美也山與水皆以碧爲色故命

其名曰横碧而俾予為之記師令世之高人也予於是乎喜斯樓之遇自此始也予又聞柯亭有美竹可為笛風清月明登樓一吹可以來鳳凰驚蟄龍真奇事也上人能之乎吾將往觀焉

孝友堂記

堂曰孝友敦人倫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曰友陶君忱仲及其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臣則不舉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蓋以修身齊家為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故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友也者所謂懿德之首與陶君者台之臨海人也舊為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母弗能愛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母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于外力勤苦織績以為食朝夕入定省弗曠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產業不使君與聞久之家日匱父又且老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己養以其貲為弟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虔閨庭之內穆穆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君亦迎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有文行為貧故恒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來從者甚衆故得以其束修之入佐父治喪葬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有奪于勢家者咸贖而

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妹適顧氏早卒凱爲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己子故鄉黨之稱孝友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爲詩以歌詠之於是栝蒼劉基旣敘其事復爲之言曰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昏之也世教旣衰彝倫攸斁於是有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誶語如賈子之云者況敢望其能奉不愛己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其施及於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眞可以當孝友之名矣乎方其家之富也見棄于親甘遠身而不失於禮及其貧也弟妹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呼難哉若陶君可謂能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皆以孝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而獨行於家至其子又克類天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子繩繩焉而不絕能無昌乎善之有後天之道也凱字中立今之鄉貢乙科爲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爲記

白雲山舍記

物之出于山惟雲爲神靈而士有類焉其發也如縷浩浩然盈天下士之達而用于世者類之斂其色容其跡忽然而生泯然而潛其形士之隱而不用于世者類之是故悠然而風行浡然而晦冥砉然而震霆蛟龍乘焉鬼神憑焉人皆駭之

洩洩滃滃淸淸涼炎熱容容汁汁沛沛爲膏澤人皆仰之神矣哉人莫得而窺也或冒于石或棲于木或起或伏揚蕤擢葉靡漫巖谷或隆或窪或舒或莅布濩交加旖旋紛拏拂水浮沙上騰爲綴燁乎成光蔚乎爲章合散五色變化無極而士之文者類之夫旣類於人矣則人之好之宜也大章上人居天台之五峯命其室曰白雲僧舍求予記夫天台南紀之名山也山以出雲爲神靈南紀之山以神靈稱者莫天台若也雲之所發所聚千態萬狀無不備有則不取夫青黃赤黑而獨取其白者何耶山之阿澗之濱洋洋漠漠惟意之適雲之處而未出者也上人方外之士無役世之志則惟澹而不華素而不雜者可以適吾情也今夫雲人莫不見而鮮能知之惟日夕與處而於其動靜有默契者斯知之矣故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天下者雲也其始也白而已矣然則上人其知雲哉不可以不記也於是乎記

怡怡山堂記

怡怡山堂者任君伯大兄弟別業之所也任君居越之蕭山家世讀書父母具慶年過七十而伯大亦年五十有餘矣乃以其二親之命預卜葬地于北幹山之陽去郭四五里室其旁以爲遊息之地所謂怡怡山堂是也其爲堂也背負崇岡左廻右環泉木扶踈修篁來風前迤平疇夏麥秋禾芃芃離

離遙望越山嬌若游龍帶以長渠舟楫通焉滙以清池石泉溲焉聽之泠泠如筑如琴赤鱗之魚氾濫藻荇憩之沉沉泳之熙熙景與心融莫知其疲於是天淸日明二老乃泛輕舟乘板輿從以諸孫斑裳綵衣徜徉乎其中不知其忘昏晨而樂以終永年也雖然此特其娛乎外者也人徒見伯大之以是奉其親而親誠悅之謂悅親之道惟在是矣而不知伯大之兄弟友愛篤于心無間於家人之言以能稱父母之所願欲而父母無不悅矣又何俟於此哉伯大之子元與予善邀予游而請以名其堂吾故究其本而以怡怡山堂名之孔子曰兄弟怡怡詩曰兄弟旣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舉而賛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宜兄宜弟事親之本也請以是而揭諸堂以示任氏之子孫俾知其祖父家法之所自而則之效之以世其德于無窮庶其不爲無益而有助矣

棣蕚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舍于其棣蕚之軒明日予還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先舊爲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棣蕚名其軒且卒遺命無負吾所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爲我記之按棣蕚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儆于

世之為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為忿爭簞食豆羹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於門庭鬬鬩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為豺狼而人道絕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與弟不相容死者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敦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于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啓其心廸其德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

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勗哉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善啓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甃瓦石為小池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蘊藻中悠悠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漚或施而漣與與焉不啻如處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

哉予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遷于習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憧憧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樊籠之局促哉彼旣習而就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又烏得不樂哉今夫洿澤之間數罟不禁繒罔如雲鮫人蜑夫鼓檝生風獱獺鶖鶬鶖鷺成群利觜長骹沒淵泉撇波濤無隱弗畱鯤鰷登于庖廚鰍鱻殖于胎卵患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曷若處此之爲樂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爲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蚤蝨蚊蟁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爲依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讓書而扁諸室蓋將以朝夕覲省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予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爲人子而志于孝夫奚爲而不淑哉孔門弟子以孝稱于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閔子曾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觖欿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養親者以飮食供奉爲至足而不知戚其戚欣

其欣至于違其情而不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濵勝地冠于浙右烏程之釀巨口細鱗之魚秋菰春韮之菜芳菰精稻晨凫露鷄之臛所以適口充腹者無不有矣其爲室也東望三泖九峰之山西望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翠霞晨飛玄鶴宵警松篁衆木花鳥靡曼所以娛耳悅目者無不備矣白髮坐於堂上綵衣戲於庭下欲有與隨所命欲有適僕夫版輿覲望頤指不呼而集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予之所求於唐君則有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心無窮也痛癢疾疢如己受之否泰榮辱憂喜鍾焉可不念哉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爲不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爲不孝世固有盡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謹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時言愼行由義履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友仁修慝辯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汚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隣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唐君勉之閔子曾子亦人也

裕軒記

會稽王元實於其居之傍作小室名之曰裕軒予旣爲銘之矣而元實復請記焉夫裕者寛廣之謂也今元實之室大不盈尺高不踰仞庭不容棋杷之木徑不通一馬之足櫛櫛客

窬藩籬逼塞不見孔隙而謂之裕可乎葢人之裕在物而王子之裕在我人以物我裕也王子於我裕而不知物之裕不裕於是我裕而物從以裕其斯所以爲裕乎今夫人憂思鍾乎情好樂牵乎心我欲富也金谷珊瑚不爲多西蜀銅山不爲饒陶朱倚頓之積不爲豊我欲貴也通侯牧守不爲尊大車駟馬不爲榮萬鍾五鼎不爲屬厭我欲娛樂也食前方丈不爲肴歌舞靡曼不爲滛弋獵馳騁不爲荒珍禽奇玩充斥亭館不爲侈麗則必竭力以求之有所不獲則食不甘寢不安若是雖履汗漫之野登穹窿之丘將無所容其身而可謂之裕乎而王子則不然飯一盂而飽酒一升而醉無求多於口腹而吾之心裕如也夏一絺而涼冬一裘而温無求多於衣服而吾之心裕如也誦吾詩讀吾書適吾情則游足則息倦則臥無求多於盤樂玩好而吾之心裕如也足不踐訟獄之庭耳不接市肆之言目不耽佳冶之容口不談官政之是非無求欲尚人而吾之心裕如也一榻之小容身之外非吾庸一室之界蔽風雨之外非吾憂僮僕之愚子弟之癡任使令之外非吾誅然則何往而不裕哉故軒之不裕而得裕名焉以王子爲之主也甲午之歲余辟地于越主王氏知王子之爲人與之交而善於是乎爲之記

尚節亭記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爲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諼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汚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欹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修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爲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爲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爲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爲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爲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爲美植反之則爲瞞爲液爲癭腫爲樛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爲暢茂條達而爲瞞液癭腫樛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

名其亭而又與吾徒游豈苟然哉

前江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政績記

人有守正議而不阿蒙排斥而不撓知爲國而不顧其身者真可謂大丈夫哉故石可轉也而吾之志不可回水可遏也而吾之氣不可沮葢其所見素明而所立素定非若庸人匹夫偶有所知而發于一時之暫夫是之謂不餒若前兩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是已謹按公名文瓚字子璋其先彰德人唐開元賢相廣平公之後也家世業醫爲金國御診號曰金紫醫官金亡竄處南陽有諱全者贅壻于葉縣楊氏遂改籍裕州公之祖也生子曰欽字敬之讀書游京師受知于中書左丞崔公崔公舉以爲南陽府營田司提控按牘未幾崔公遷江淮行省左丞道過南陽君往見焉時執政者與崔公有隙搆崔公陰事遂誣崔公過南陽時取君金逮捕君送刑部搒掠殆死君終不屈乃以他事致崔公罪於是湖廣行省阿里海牙平章高君節義辟爲掾從鎮南王伐交趾君還自交趾又以事忤用事者遂遣君之廣西造海舶石康還至静江中瘴毒疾作卒于驛舍後以子恩追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子即運使公也公少失父母稍長能讀書以儒生舉爲吏轉湖北道肅政廉訪司遷江南行御史臺察院陞內臺察院書吏考滿授將仕郎池州路總管府知事

未任改授宣政院斷事官知事甫三日御史臺辟為掾轉中書省掾考滿授從事郎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至治中民有吳機孫者以賄交權貴謂故宋高宗吳皇后為其族祖姑有舊賜湯沐田在浙西願以獻于朝執政者為奏官幣十二萬五千錠償其直而實分取之以所獻田付普慶僧寺命宣政院官奉旨馳驛至浙西疆其田則皆編戶恒產連數十萬戶戶有田皆當奪入官浙西大駭而使者甚威猛上下畏讋奉命莫敢忤公奮白廉使朶兒只班公收所獻田民按問得實狀追所誑取官幣一萬錠付庫同僚皆愕不敢署公力贊廉使獨署之以達于御史臺官以聞而使者亦言公沮旨執

政大怒奏收公按問內外驚駭公恬不為意會內御史臺奏緩其事改調公江浙行省都事後朝廷亦知其誑獻田者皆抵罪十有二月除兵部員外郎至京師未上除右司都事至治四年從幸上都六月湖廣行省平章忽剌歹告言廣西僉世雄及黃聖許之子謀叛據城邑謀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請調兵四萬討之時中書參政馬來忽剌歹之姪也與參議王某同主允其請集議于中書政事堂右丞相拜住公曰是事屬右司宋都事首署案牘其先言公即前曰某嘗為書吏湖北憲司與湖廣行省同建衙武昌廣西為湖廣屬地故得悉知廣西事今忝與計事列固當為竭愚言剡丞相有

命某敢不言廣西蠻夷之地自古王化所不及其地多菵每瘴癘不可觸其俗尚很鬬動輒相讐殺不可以禮義訓至元中朝廷嘗命湖廣左丞劉二拔都往征之則散入山谷敗而復集迄無成功故因其還業授以名爵岑世雄土軍萬戶黃聖許祿州知州亦聊以羈縻之耳葢得其地無所益得其人無所用故也然自是邊鄙賴以無事大德中廣西帥臣建言置征討樞密院奏准發湖廣四川雲南兵四萬隸院官進討時廣西廉訪僉事奥屯忽都魯上言請以家屬保其不叛朝廷從之卽命奥屯忽都魯行招諭事至今又二十餘年不聞有變也今曰諜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今已六月而邊報不至非虛言乎徼功生事非國家之利也王某等猶爭之公曰昔完澤荅剌罕丞相皆賢宰輔於廣西未嘗主征討之議豈務爲姑息哉防黷武也劉二拔都先朝名將進討無功無地利也今之爲將者何人調兵四萬糧運之費不下數十百萬騷動三省幸而有功得不償失不幸失利不得中止兵連禍結塗炭平民耗損國用悔之何及丞相曰善乃復以奥屯忽都魯爲同知副都元帥宜慰廣西廣西果不反七月改左司都事八月英宗皇帝崩晉王卽位除監察御史未幾除左司員外郎出爲江浙行省郎中又入爲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轉禮部侍郎天曆二年以母老辭歸杭州覲省除儲政

院同僉不赴遂改除杭州路總管仁宗皇帝時西臺御史中丞脫懽以罪廢延祐末皇太后有旨命中書省復與除授時公為省掾白叅議閱舊案寢不除脫懽由是大恨公為御史時又嘗劾奏前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擅權亂政及御史大夫帖失弒逆其黨與皆不宜任用坐黜免者甚衆咸相與搆害公會脫懽復為南臺大夫其黨和尚為廉訪使將之官矚之曰宋總管吾讐也必為我報之和尚許諾至則召吏卒悉諭之意先是杭州養濟院凡十有六所孤老為數萬五千有奇其實不滿六千人餘皆假名姓冒請人甲首而府縣及大府官吏卒咸有恒餽遺以故互為容匿不舉歲冒破米二萬五十石鈔二萬餘錠公至摘取冒籍者悉削去之由是上下多怨慍有富民沈氏兄與弟爭財母右其弟公曰兄不憐弟幼而爭財是不友也且有母在皆子也母所右宜亦右之遂直其弟至是和尚令人脅其弟使誣公賊弗肯命群卒拘繫之榜箠鍛鍊俾為之詞詞成召公以屬吏公被召不平即悶絕吏懼獄不就罪且及已乃妄為公誣服詞取公座署以為式代公署和尚大喜竟繫公獄會母夫人以憂恚卒公乃以例由持服久之御史為辯其冤除紹興路總管未及考除山東都轉運鹽使召為刑部尚書先是汴梁盜殺省臣矯制除官發府兵多所詿誤盜敗有詔止坐首惡脅從勿論至是復

議治連三百餘人族斬刑竄有差公不從曰已有詔而違之不可丞相高昌王以罪死又以他事論其弟棄市送刑部議公不肯曰獄情未具於是後大忤用事者意改除大路都總管臺官希意以大興縣尹盜鹽草事連公劾奏坐免無何御史鄭彥章等辨其誣除兩淮都轉運鹽使時海上寇起江淮間游民群聚販鹽因而劫商旅爲盜公至督有司掩捕獲其渠魁鞫問盡得其黨與會有爲風憲官者被劾居無錫與其徒相交結甚厚及是起爲淮東廉訪副使至即爲番案悉出其囚按鹽司枉勘召吏抵罪公遂以老疾謝事居紹興時年七十矣公爲浙西經歷時嘗出遇卒牽一囚見公至伏地呼枉公駐馬問囚囚曰我湖州農民姓名爲楊信方家居力農忽有卒云自浙東來以强賊見捕遂受執不知其由公呼卒出所持牒察之疑有詐召有司付之訊果得詐狀案上公曰此必有故命再讞乃得豪僧沈明仁與楊信爭田故搆詐擒信轉致死地使死狀流其僧于海南公爲紹興有惠愛于民嘉禾生于郡郡人歌之故以老處紹興而民愛敬之如慈父母焉基年少時聞長老論說郡守政績必以宋總管爲首稱及來越始獲見公因訪于越士得公所行之大槩錄以爲後進式徃年陳萬戶逐鹽賊被殺海上其賊即公所督捕而淮東廉訪司所反案出者今皆爲大盜在江陰莫能制云

壽萱堂記

會稽山陰余邦用有堂名曰壽萱以奉母也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而諼之義為忘故草名萱亦取其能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于昏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于嵇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喻母道而又有萱堂之稱蓋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懽雖有忘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又按醫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喻母意或出此蓋不可知然萱能忘憂既壽矣又無憂焉人之所願欲遂矣子之奉母不過欲其如是則壽萱之名不必其有所據亦可也夫人欲孝而親不待或厄窮而無以為孝則皆抱終身之恨而不平於天豈不大可憐哉余君豊于家而得壽母以養之其所受於天者厚矣書稱五福壽富康寧居其目之三康寧也者無憂之謂也五福四繫於天而一繫乎人攸好德也余君業儒而孝於其親又以善見推於其鄉人斯可謂之能好德已人知四者之係于天而不知天之所佑者德也書曰惠廸吉壽富康寧考終命惟攸好德者受之余君勉乎哉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積德如水愈後而愈深否則有時而涸矣余君勉乎哉

諸暨州重修州學記

學校以教民明人倫見于書傳肇自虞夏以逮于今莫不以先代聖人爲師聖人人倫之至也自太皡迄于孔子聖人迭出莫不以道德被于民物垂于後世孔子旣出而天下翕然師孔子自漢以來釋奠先師皆於孔子至唐太宗遂詔州縣學悉立孔子廟至今因之無有間議先孔子者得志行乎當時後世不獲見聞其言行之詳也而欲學焉何從而入哉孔子獨無位于時而以淑其弟子故論學至孔子而始備微孔子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往古之言行無所折衷而人不知軌範故至孔子而後大中之論定亘古今彌天地不可易也是故宰我子貢有若孔子之弟子也其論孔子或曰賢於堯舜或曰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後世不以之爲黨子思孔子之孫也其論孔子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而後世不以之爲私國家仍先代舊制凡天下郡縣莫不有學學皆有孔子廟立官設教以作成賢能至今且百載承平旣久天下忘危於是盜賊竊發而有事于師旅爲郡縣者往往以戎事供給告疲且怠故學校多不舉奉議大夫伯不花侯來監紹興之諸暨州即注意治學事而州學不修久墁瓦剝落梁木蠹腐且陊且壓侯大以爲憂亟謀新之會同知張君守正判官許君汝霖呂君誠俱以進士受命來佐是州侯大喜曰吾事成矣乃與其知州元侯思中同知張

君友仁及山長包君瑛咸會于治事之堂集吏民勸儒戶之有田而羨于財者俾以力高下供役衆皆願聽命乃擇木伐石命之曰必葺必完自殿堂以及廊廡齋居靈星之門先賢之祠罔不畢葺於是廟益邃以清學益隆以嚴弦誦藹然士氣爲之一新經始于至正十五年五月告完于是年七月乃以其事請記于劉基昔者冉有問于夫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國家自混一以來以仁澤施于民涵濡養育蕃衍滋息可謂庶且富矣今乃至相率而爲盜庸非典教者失其職耶夫民之所以敢犯法者以其不知人倫也聖人之教行則人倫明矣人倫既明則爲民者莫不知愛其親而不敢爲不義以自累爲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僨國事盜賊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蔓哉諸君子可謂能知治道之本矣可無述乎於是乎爲之記

紹興崇福寺記

越於江南爲山水郡雲門若耶則以名勝聞于天下者也平水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游有爲雲門之遊者必至是登陸故總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泰望分而北東行至平水而止故其地獨寬衍其水始通舟檝魚鹽竹木商賈所會故號曰草市市有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師所創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之淳化寺後遊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顧雲

門爲入山太深乃作精藍水濱謂之觀音懺院弟子來從者日衆其業浸廣開禧二年中始請于朝得賜額爲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燬于兵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行廉等相與買賈氏墓菴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弟子定甲乙相次主寺事於是寺益蕃盛天曆之初仍燬于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可模任郡之圓通寺屬其弟子景曄似璘重建乃徙其趾去舊趾二百步寺本西嚮又更而南向其徒善祚仁偉悅儔皆併力相事無敢怠故大殿三門堂廡庫院以次告完垣墉階闥庖湢圊溷靡不備具木石瓦甍丹堊塗墍視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新若改作而游觀之勝

遂不後于群寺矣至正乙未予自若上人深居出舍靈峰其寺僧玄旨來邀予遊因登其皆山之樓眺于群山悠然而懷古焉其西則爲秦望鵞鼻秦始皇帝東遊勒石自頌之所也其南爲陶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其東爲日鑄干將莫邪之所自出其北則曰陽明之山帝軒轅之所舘以俟神曰禹穴則夏后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日出前峰沒于其陰雲生太空濤落滄溟雨往風還烟倏霞明凡可以悅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于軒檻之外真可以遺人世超污濁矣又何必深入虎豹之宮而乃以爲高哉因留連久之比予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峰奎上人來道其累世營葺之勤且

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焉寺之僧本出一祖今分爲三房均逸勞也三房以昭穆序兄弟子孫如族屬俾同力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于成而弗其懷也故願志其所自勒諸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遐遺也不亦善乎敢請予旣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志以思永其傳也於是乎爲之記

賈性之市隱齋記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闤闠中集古今圖書以爲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覩車馬之塵不深其宮而不聞闤闠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淸謐而不與鄙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予記夫隱以全身而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於是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穢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于市者乎吾嘗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則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伊尹傅說處于耕築一旦舉而寘諸相若固有之無動於其中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知此則可以語隱不必廢其身醜其名而後爲隱者也是故博徒賣漿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斛

潁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𥨪水以待聘隱之僞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湎于酒不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爲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忍爲之是尚爲能求其志也哉賢者遭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氷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賈君以孝友處乎家人以信義行乎里鄰有學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宜乎雖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礫之間則庸人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吾懼其欲晦而愈彰也他日見王君請以斯言質之

浙東處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記

浙東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之鎮括以智計銷頑梗以德惠撫疲瘵理財足食完守固禦仁威並行寇盜潛戢予既從父老請叙其績而頌之矣其夏六月己巳松陽縣民吳亨又弁何君子安來請曰當盜發松陽時亨以義兵從有司攻盜故群盜皆與亨爲仇家無何盜有斬其酋詣帥府降者方論功受賞乃因勢訴亨及同事四人謂與盜通公且信且疑之即檄召亨等亨時出外四人者先至公訊得其情謂之曰女輩雖非與盜通然頓兵玩寇以致蔓延不爲無罪

四人懼請輸鈔各五百定以自贖亨獨後至公怒曰是重違吾令亨大懼請贖公命築左渠城堤五十丈費且倍旣而公察知亨實無異心更助粟百斛鹽五引俾卒事亨自惟被誣事昧惟公釋疑俾從輕亨來又後犯公令公亦不忍施大罰俾降從贖典旣又發補我勞亨實不共以戚公其敢自藏慝若垢在躬克滌其敢忘公恩思爲公爲祠樹石以昭示于人人先生幸鑒其誠而賜之文俾我公之功之德永底弗忘亨之願也非所敢望也予甚嘉之曰善哉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豈不信哉粤自草竊搆亂朝野多故紀綱就弛官吏張口引頸幸民有事以資漁獵使亨不逢公家必傾或激不得已鞠爲匪人則其抱恨何如哉惟公涖玆邦决庶政大小有民咸戴實德不獨一吳氏子也今亨不幸被誣而當公時亦幸矣哉嗚呼使亨不幸屬他人雖傾家奉吏且枉直終不分今輸力于官雖罰有度矧又獲爲功于父母邦宜其喜而感也昔者諸葛武侯之治蜀也政尚嚴明蜀人始畏而終懷之至于李平廖立親遭廢斥而悔艾思念沒身不置公道之服人固若是哉豪傑之士相後千歲而能使人感動奮發其機如一故予於亨之請輙不辭而爲之文若夫公之功績在栝者旣別有碑不重著也

浙東肅政廉訪司處州分司題名記

題名所以識歲月之久近行役之勞勤而寓感思於其中焉山川阻修行李跋涉或一歲而屢至或歷年而一過是故足以興人之感恩在而懷威在而憚義在而敬虐在而怨若之何而不起人之思邪是又寓勸戒於其中而切有裨於世教也自古及今相因不廢良有以哉國家設肅政廉訪司以平官政舉衆務瘳民瘼糾斜墨以繩天下之曲揉不順道理者故錄囚視牘歲再出外出必以隆寒盛暑之時其勞勤孰甚焉任重於百司而政下於民者獨畧宜其起人之思尤甚也然則題名之記其可缺乎粤自盜起以來憲府缺官分廵不及處州且累歲今年秋憲副張公始來決壅疏塞剔蠹振墜大明舉措以植軋山藪之惠廸從逆者於是七縣士庶咸知畏懷寇盜戢郡境用寧乃暇日視分司題名缺記命伐石樹壁下而俾基爲之文惟公以通濟之才筮仕于朝出任民寄以最績奏聞揚歷風紀老成更事所至有德澤加于民真足以起後人之畏慕昭軌範於將來題名之石昉建于茲吾知其垂永久而不磨也昭昭矣至正十七年冬十月記

苦齋記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茅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臼中其下惟白雲其上

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栢之木黃連苦杖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游冬葴芑之菜櫧櫟草斗之實楛竹之笋莫不旅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槚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汩汩瀄滵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窊而室焉攜童兒數人啓隕籜以爇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荑實間則蹋屐

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爲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藋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跳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艮

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藥而彼之藥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清齋記

室以齋名取其潔也齋以清名清者潔之華也惟潔也而后清生焉浮屠氏離世絶俗以潔爲其道故翦須薙髪割情斷愛所以潔其身也蔬茹糲食屏斥魚肉所以潔其口也趺坐面壁收神內觀所以潔其目也晨鍾暮鼓梵音海潮所以潔其耳也焚檀爇沉氤氳桂薰所以潔其鼻也幽漻闃默惟寂惟寞所以潔其心也五情既治百魔不生潔不汚而后天下之清歸焉天台朱伯賢爲予言義中上人之居中天竺也有室曰清齋環以群山縈以碧水其在錢塘時蓋嘗屢游而玩心者其爲名也實稱故太虛澄朗烟空霧豁日月光華原野昭曠而天地爲之清焉丹葩發鮮綠陰永晝涼飈撤暑銀漢掛戶而節物爲之清焉時雨新濯竹樹生色猨鳥不呼松栢帖安而巖壑爲之清焉遥望西湖如大圓鏡翠轂垂映波瀾錦章而是室之下白石玉皎暗泉金奏足音無聞谷響相答至于今使人思不能忘請爲文以記之予惟乾坤雎刺以來人世之無此境久矣今聆朱先生言意敞克如夢寐幸而

聖明應運宇宙載造太平景象于今復見則所謂清齊者尚
或得而遊也年月日記

少微山眉巖神仙宅記

神仙果有宅乎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隣又烏有所謂
宅也神仙果無宅乎左帶瑤池右環翠水繚以赤城玉樓十
二其傳非一惜乎吾不得而見之也世之人由不能見遂并
神仙以爲無有嗚呼是非知造化之情狀者也夫造化之神
妙豈夫人之所能窮哉天地生物各稟氣以成形人亦物之
一也物能化人奚爲不能化故雀化爲蛤鼠化爲鴽棗化爲
蛾蠶化爲蟬蝎化爲蝶魚與蛇化爲龍吳之桑晉之石楚之
枯木冥頑無靈去人甚遠乃或化而爲人或忽然而人言焉
由是觀之天下之物無不能變化也審矣何獨於最靈之人
而疑之哉縉雲之山桐溪出焉東南流入於好溪其南曰少
微之山是爲栝蒼洞天有觀曰紫虛紫虛之山水清奇幽邃
甌栝之間無與爲比自唐宋以來神仙鍾離先生呂洞賓皆
嘗來遊而章思廉徐泰定即其觀之道士也皆以羽化去其
事蹟顯著人能言之不可誣也履其地思其人寧不飄然有
凌雲之志哉觀之南有山曰眉巖章先生羽化之後瘞其冠
舄之所也今道士梁惟適及其弟子王有大每至其所必裴
回興感嗟先生之緒不續故於巖傍作室以邀先生歲時致

亭祀而以神仙宅名之夫先生神遊八表雷霆爲輿風雨爲駕躡光景超滅沒亦安事夫宅哉其或鑒二子之誠心而爲之一來不可知也故爲述其事而繼以歌惟適字安宅基祖母永嘉郡夫人之姪孫基之外姪也有大字處謙皆栝蒼人

歌曰

幽華兮春菲明月兮秋輝仙人去兮何時歸空山寂寥兮使我心悲檀爲梁兮楠爲柱白石承楹兮青蘿爲宇攀桂枝兮延佇高玄無梯兮淚零如雨瑤壁兮丹崖鶴晨鳴兮猿夜哀愴怳恨兮倚長懷望夫君兮來不來挹寒泉兮薦芳芷長烟徘徊兮清風四起洞谷谽谺兮笙竽盈耳松篁戛摩兮毛髮颯灑采瓊英兮琅玕將以遺兮飛鸞眕肣饗兮杳冥吟環佩兮雲端逍遙兮爽猶傷心兮離憂拜稽首兮陳情冀神君兮長留

大勇齋記爲張生作

勇天下之達德也而聖人有時乎弗德夫人之於道知足以知之而行弗逮者無勇也弗能擇乎中庸而寘行焉者鮮有不惑於其近似而淪於六蔽君子實深病之故勇者仁知之卒徒也仁知帥乎中堅挺乎其不回於是選鋒勁騎聽指麾而疾馳如雷如霆不可遏也夫是之謂勇蓋仁知不能自行而駕勇以行及其成功則勇亦得參乎仁知同爲達德茍不

周於仁知昧乎不辨其是非茫乎不計其公私惟其情之所狥而果行焉曰吾天下之勇也知有勇而不知有其身而不知其違乎仁旣違乎仁不得謂之知遂則爲專諸聶政不遂則爲荆軻要離獲書於春秋而名曰盜豈不害哉故德之蔽惟勇爲多故六言之中曰直曰剛皆勇之屬也故曰勇天下之達德而聖人有時乎弗德擇理而不精必害故德之害惟勇爲大卞莊子之刺虎也伺其鬬而傷且死然後舉而兼取之可謂知矣虎毒人之獸也以是施之可也而桀以加諸人則恐其未仁也是故夫子語成人取其勇矣而必曰文之以禮樂則卞莊子之勇亦未得爲無蔽擇勇之難也如是哉盧陵張生名其室曰大勇之云蓋出自孟子其一則對齊宣王之問而勸之以周文王武王之事蓋當是時周德衰矣周命替矣天下之民困於虐政極矣齊以萬乘之國七九有之一苟有志於斯民則文武之事反掌可爲勇之時義豈不大哉然非所以爲衆人言也其一則引曾子謂子襄之言曰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直雖千萬人吾往矣其意惟在論北宮黝孟施舍之勇非聖人之徒之勇而已使曾子而有此言必亦有爲而非敎子襄之恒訓也不然則曾子之學務在成己何切切於褐寬博之不惴與千萬人之不畏哉曾子傳孔子之道者也孔子論行三軍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則必不怙恃其直而以一身當千萬人也必矣且直不直在我於人乎何與雖千萬人吾往矣抑亦何所用其直哉曾子之雅言稱吾友犯而不校子思之作中庸得之於曾子也及其語勇則引孔子告子路之言曰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而君子居之則子路之勇孔子未之取也曾子亦未之取也然則如之何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人之所難而顏子躍然任之君子之大勇蓋如是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之大勇蓋如是生也好勇盍求諸孔子之訓而服膺乎顏子之事曾子之言則其為勇也庶幾乎無蔽矣於是乎言

杭州富陽縣重修文廟學宮記

至正九年永嘉洪元誠典教富陽縣明年冬泰興丁君良卿受命來尹茲土廟謁之明日集諸儒于講堂命之曰學校以敷教化作興賢良必宏其規非欲以為夸也譬之於人必正其衣冠端其容貌不如是不足以攝惰慢敦鄙薄矣今者殿宇雖設棟楹欲傾櫩不蔽影戶不閭風雀鼠穿突弦歌無聲此士氣之所以不振而教鐸之所以不鳴也吾將為子新之

何如衆喜曰諾而學田歲入鮮不足以具祀木君遂及監縣各以其俸先之於是邑士之好義者咸願致助明年六月百廢俻舉廟有新室學有新舍教官有廳文昌有祠垣廊廡門靡不中度奕奕如也乃以狀達于劉基俾為記之夫教政之本也知本斯知政矣可無述乎按富陽為杭屬縣縣學刱始于唐歷宋三百有餘年興廢莫能悉國家混一海宇二十有八年而學記縣尹李君質作而新之歷十有九年復圮而夏君賜繼作之又十有六年而圮至于今歷年十有二其間凡五修卒大壞不可支君既新其廬遂返故豪民所奪江陰里田一百有六畝及望仙里田八十畝又益以新漲田百畝有奇由是歲有恒產而學事可無墮矣惟國家以武定九有而守以文故京有胄監郡縣皆有學至于海隅日月之所出入罔不知尊孔子之道皇皇剡剡照映天地亘古所未有也慎擇守令非名實素加才德兼美者不與在列學校興替居考績之一為守令有可永夙夜欽承之哉夫為其事者必有其功華其外者必實其中是故籩豆既具禮以將之鍾鼓既備律以諧之必有事焉非徒設也詩曰豈弟君子令德來教言必有其實也是以率之以身教之道也人之責也典教者之所職也今之食其食而能盡其職者天下幾人哉吾聞富春之山嚴子所耕其高風勁節播為元氣東都節義之士莫非

其餘波也必有能繼之者抑豈隱而未光耶振而出之其在諸君子矣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使敎化之行由一邑而達于遠上以副朝廷之委任而下以發高賢之潛德不亦偉哉

杭州路重修府治記

國家撫有四海輿圖廣斥民物蕃廡猶慮政敎有所未被乃大選守令舉重臣之有才德聞望者居其職以杭爲東南大郡故以中憲大夫福建憲副寶珂公爲其總管公受命來杭未及朞月威惠大行百廢咸舉吏民順令如臂使指遂作新三皇孔子廟以尊聖道明敎化旣底厥成乃集僚佐吏而謂之曰大江之南郡莫不於杭行省所在他郡於是乎取則而郡治仍宋故物以至于今榱桷朽腐瓦木將墜今因陋就簡以至頹仆而後役民爲之工用必倍是養患以貽民戚也吾欲理而新之若何衆皆應曰諸惟公命於是出俸錢之餘以先之僚佐以下皆致俸焉乃命知事丁鉞董其役曰堅者仍之蠹者易之傾者植之頗者直之缺者完之隘者寬之卑者增之實其基址鮮其塗墍華勿過侈儉勿致陋工用之需一自有司無以煩于民士與民亦相謂曰我公以德懷我茲我息我恐勞我力趍事赴功我之職也我乃弗爲而以憂我公他邦之人其謂我何皆踴躍請自效不數月而工畢其視事

之堂即其舊名曰宣化其偃息之樓名之曰明新宣化者宣明天子之化布政之謂也明新者明明德以新其民修教之謂也政教並舉治民之道備矣明年公以除去而府判劉克忠以其事言于基請記焉夫須前人之美將以爲後人之式非徒作也公之政不赫赫而使人有去後之思有古循吏之風焉來者尚踵其法而思其意出則思善其政入則思善其教使斯民覩感而化以不負斯堂而無忝乎名樓之義則公之心益遠而無遺矣公字惟賢高昌人至正壬辰春三月日記

獨泠先生傳

客有遺棄世事不求利達者結屋于巾山之下居焉樹以桑水有源一泓躋高岡而景焉坐于桐梓之陰歌曰衆皆諠我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作暮息兮我曰獨永牧人聆之歸而語其老其老曰隱者哉明日款其廬問其姓名曰忘之久矣因目其居曰獨冷謂其人曰獨冷先生客出先生寢夢遊乎蒼茫之鄉覲玉帝于瑤臺帝賜之遊于廣寒之宮飲之以玄雲之漿四顧無人凄風滿空星月坱圠於是愀然而思悠然而歌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衣高寥泬漻兮逝將安歸又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裳吁何爲乎踽踽凉凉覺而異之訪于鬼谷子卜之遇井之巽其繇曰井天飛客其頤篗乎南垂熇而焚而沃其鮮而利貞鬼谷子曰木上有水井井上出者也飛而

上于天人莫得而食也南夏方也暘之所由生也如熇如焚可勿沃乎巽東南之方也其象爲風泉以冽之風以淸之鮮可知矣利貞者秋冬之德也秋冬德之收藏者也宜乎其踽踽凉凉也吾聞天台之山南望赤城有逸人焉謂之獨冷先生其子也夫或曰先生姓張氏葢子房之系胄先生不言人亦莫知其果然否也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六

東嘉裔孫歲貢生標孤輿元奇重梓

跋

書蘓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冤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絛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

際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大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爲哉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黄先生所敘御史蘓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爲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廵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摘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寃民耶無蘓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彊桀横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舍訴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與圖廣矣不皆得蘓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拘而爲鬭殺激而爲盜賊鬱而爲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蘓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爲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慉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

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群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鸇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群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爲至論佛之所爲呴呴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是而服膺焉聖賢之爲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槩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不掩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善未易擇也恭與謟相隣訐與直相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跖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爲之者楊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用取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爲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心未嘗不自謂己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爲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淬厲以成其德非衒外以爲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楣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志于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爲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之人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于庭而睿聖之名垂于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求者爲徒求言者爲妄言矣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爲醫且美其不屑爲吏予獨謂此無足怪者虎豹鷹鸇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騶虞視生草而不折見生蟲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於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爲二道活人以爲功者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已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爲醫者業必衰以醫之心爲吏者身必窮又何怪乎善醫者之不屑爲吏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爲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爲醫則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

書爲善堂卷後

大梁武子宣之父明德君名其居之堂曰爲善君卒子宣奉其母夫人之命祠君于堂而服膺爲善之訓乃作法海蘭若于建業城南又奉母航海至於普陀洛伽之山以求所謂大士眞儀者將以廣爲善之路也故翰林學士虞公爲之記文獻之士爲之言者不少而子宣之求言於四方未已也吾固有以知其心矣夫人志于道而未獲所向故願就有道而正焉是其好學篤行之誠積于中而見乎外也正宜因其憤悱而啓發之惜無有以聖人之道與之言而徒就其所已行者縷縷爲宜其不足乎心而求之不置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

見我且直之昔宋人有好玉者得燕石焉以爲玉而寶之華櫝十重巾十襲周客見而笑之夫好玉則誠好玉矣而未爲知玉也故不免爲識者所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載在方冊其所言皆善言也其所行皆善行也天下之善莫能外之矣舍是而他求焉惑也夫人之所食以生者五穀也今有厭五穀而不食則必求夫爽口螫吻之味而食之則不戕其生者鮮矣故聖人之道五穀也異端之道爽口螫吻之味也聖人之道求諸日用之常異端之道必索隱以行怪其勢不並立也是故欲求道者必先定其所向如將適燕先舉轅而指北然後訪而取途則無倒行之悔矣故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恐其不知孰爲善孰爲不善也故以堯舜的之知所在矣又必有至之之道是故顏淵問克己復禮必請其目如是而後可以言爲善矣擇之而不得其正爲之而不知其方心與事相違而德與言不相類寘行而不問學者之失也問焉而不告聽者之咎也人有所請不知則不必言知則當盡言之不然則皆聖人之罪人矣予雖不識子宜觀其求之廣而知其志之篤於是乎盡言之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廨近寶林教寺寺主者別峰師有文行且

喜接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章師又自浙西來住能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而其屬寺之主者亦多能爲詩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交口贊美至有感泣者上人乃分韻俾爲歌詩以頌公德而屬予爲敘其意予聞國風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爲作詩者之意故怨而爲碩鼠北風思而爲黍苗甘棠美而爲淇澳緇衣油油然感生于中而形爲言其謗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故嚶嚶之音生于春而惻惻之音生於秋政之感人猶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公卿大夫之耳可瞶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公論於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春始來越是時浙東六郡皆警于盜惟越爲無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在越或有謂予曰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兇人恐不能和其民萬一變生肘腋子將安之予方謀適他所忽有言者曰予陽公且來歸公往在婺州有惠愛乎民予舊嘗聞之則大喜默爲越人慶而又自慶其得賢地主以爲依而安處也至于今果諧所願望得不深可喜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于洪輿緇衣之後焉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勒藕先生

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躭觀之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耻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書申屠子迪毁杌木廟曹操像文後 杌木者象收之誰

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以王法誅旣死之姦回著之方册萬世而下昭如日星舉而行之不待教命志於惡者能無懼乎哉曹操挾主以令天下屠戮忠良以及主母卒盗神器有王者作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瀦焉人紀立矣世衰道隱大義不明於人心至有書伐賊之師爲入寇者噫乎悲夫無乃與春秋之旨戾乎蕤陵之祠悖理傷敎歷千百年而無人爲之明焉抑其習之久也申屠公斥而出之其可謂深知孔子之用心者矣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楊墨之道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聖賢且痛絕之而况於身親爲之者哉言空言也猶有大功而况於見諸行事之毅然者哉嗚呼後世復有孟子而不曰申屠公聖人之徒吾不信也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可以

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于後世悲夫

說

天說上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爲善者不必福爲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爲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爲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爲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爲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滛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爲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爲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胄而以爲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蟯蛔生于人腹而人受其害

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爲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拘憤結廻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

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上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于天天戮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

者爲也曰天鑒于民有隱慝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爲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爲人臣而不忠爲人長而不慈爲人幼而不孫爲人友而不義爲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朘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逭于司寇之誅者不爲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爲而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爲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爲也忽而

形倏而聲爲雷爲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爲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旣爲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以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醫說贈馬復初

或稱醫藥出於上古聖人神農黃帝皆身爲之其果然乎儒者疑之懼世之以是小聖人也孟子稱堯舜憂民而不暇耕夫耕后稷實親爲之豈以是爲非聖人之所事哉天下之事不止於耕教之者有其官業之者有其人則堯舜之憂不在耕而有大焉者此孟子之意也天地闢而人生蠢蠢焉聖人出而後異於物於是垂衣裳造書契作爲舟車網罟弧矢杵臼之器載在易經不可誣也凡可以前民用者聖人無不爲之而況於醫乎辨陰陽於毫毛決死生於分寸其用心之難又豈直舟車網罟弧矢杵臼而已哉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農黃帝無疑也聖人之道包天地括萬物一體而毫分焉莫非道也故天之大也分而爲日月爲星爲雲爲雨爲雪爲霜爲露莫非天也而後各形其形焉地之廣也結而爲山融而爲川生而爲草爲木爲石爲玉爲金銀銅鐵爲五穀莫非地

也而後各形其形焉故見其形而不知其出之原非知道者也是故知醫之不足以盡聖而不知其爲聖之事非知聖者也今有酌海于盃曰海也人皆知其不可也而謂之非海也可乎哉天下之術多矣惟醫以救死扶生爲功效故志之者可以存其不忍人之心而於道爲有益至于節嗜欲調陰陽時寒暑去邪養正流通血脉其爲道也引而伸之治天下不能外致遠而不泥其斯而已矣紹興馬從初以醫藥從左丞帖理帖木尔公招輯海寇其爲人也粹而溫其於術也精以造其劑之所投無宿疾也予甚敬之懼其日用而不知也作醫說以贈之

師子圖說

狻猊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爲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爲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爲獸所食鮮矣哉

茶窩說 并序

茶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爲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事因戲作茶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眉公謂東門子賺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夷既壤
俯壕爲溝倚城爲墉藩以枳林緯以蘗場是益比如束鍼錟
若攢鎗蚝蝪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能爲之穴隙也何不墾
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爲之池
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爲乎築陋室於其中塹
糞土以爲壁茨以腐茅蟦蝎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鼪
鼠爲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
朋命徒左蹌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
之膄索爲蓬藋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穰橙鄧橘李
梨奠鬱黍杏周漆柹桃柰楔琬容琰賈椅桐栝柏堅績有瑟
桂椒萸椴吐芳馞馝木瓜榅桲藷萸葛芴叢蔓轇轕彼挐此
茁或庸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目翹蕭遠條可蜂
以蜜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
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墻下栽桑
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體不充人
皆子嗤子曷不僂東門子賺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
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
於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
五畝爲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饑也抑將以
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

懸吾釜而俟爨也抑且爲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暵吾肮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哉可也夫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疏也食粱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粱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於溪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一牸二鎡其萊蕪芟去奧薉拔其荄杜阜翳籜而灺之穿井於其四隅建桔槔焉瀦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奇灌溉攸宜或耘或耔疎稠比稀慈稗舉肥根莖實莢各隨其時羅之離離檻之菲菲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如也貌懌如也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其門則盎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睽御諸門犁眉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已乎東門子睽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廬而爲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睽曰公能悉識吾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園也漠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既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韭以爲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筭多故植之以蒜

蒜筭也筭不失家必豊故植之以蔓豊則彊矣故植之以薑薑强也物大彊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荼荼毒罹於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痛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薇微骬瘍也骬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蔞蔞者僂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蘨故植之以蘨蘨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禍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藭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華華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旨吾腹而㬰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善哉夫吾廬窩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菜窩願公爲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問答語

賣柑者言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皐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樵漁子對

樵漁之爲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其私非賴是以生葢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嵩岱之木不朽心而液節者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蹶滕者固將駕瑤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容坦坦施施神氣盈宇又偉且奇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纖芥之善畢舉寸尺

誠意伯文集 卷之六 十八

之長不捐是故懷德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淵鳳翥高雲傳巖無版築之老蟠溪起垂釣之民藏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當豹變風雲接武龍夔施澤於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顧守汙卑翳沓山澤沒齒何爲頳肩汗體跂履崖谷銛𤓰覃剌鑽膚如鏃蹈蛇觸虎動貽荼毒清冷之川大魚不處鰌鱔瑣瑣雜以蝦蜅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晨啓歌鐘聒天先生之竈冷而無烟銀鞍駿馬照映狐貉先生之袍長不蔽足徒懷荃而佩茝長蕪沒於丘壑甚無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洲之翡翠乎巢居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苕之上飲石底之流泉食蔭下之纖鱗蔚羅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一旦乘風遠逝汜濫乎江湖之間飽魚蝦而飫稻粱洋洋焉不知其所歸虞人罔而撤其毛羽焉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貴賤命也窮通時也是以鷦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拳緣之能故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剗蒿以射犀杙植菰蔣於千仞之崖而冀其實也且今之遇於世者何如耶附勢趍權病於深谷之頹肩憂讒畏譏過於蛇虺之螫毒學古入官試用有司責任何弦俸祿何微苟虛名之日著亦奚救於寒餓若夫高屋大廈百鬼所闞妖服貴禍先哲時鑒是豈野人之所願欲哉采山林以食力釣清冷以自適日高而起日入而臥目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俯石泉以瑩心寒

芳蘭以爲藉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者吾庸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於予予惟其言近乎道故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人謂之漁樵子云

答鄭子亭問齒

爭鬬之歲招搖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予速酒登肴踐豆揚卮載爵載呵齦齶鞠轅有聲砉然上通崑崙天旋霧濛倏爍晝昏顛倒室廬衆賓愕眙憯不知其由有神羅吞踽跳而前曰予神也實司予牙今予之居泐矣龜兆拆矣予無所宅矣吁予厄矣子且何以處我予未及應而鄭子代予爲文浩浩湯湯噴雲披風予憊弗能答也酒盡客去予呼老羅而誚之曰予爲神乎含靈有牙將予是司予擇予居予弗予辭相彼牧夫牛羊是守虎狼搏噬伊誰之咎大木將顛本必先撥窟而築之庶其不敦予實司齒而不我扶不我夙告以俾我瘏鍵腐樞摧闔何爲乎予名爲神而不保乃宅以亢乃身弗攘垢以自訟而語余以云云予去矣予之醜莫大矣夜分就寢老羅左執鞭右引葦索縛一小鬼其狀蠖蠖蜎蜎赤首虺身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蟯蚑者也實蝕予牙請戮之以釋我尤於是癹鑽既陳且訊以言曰來女蟯蚑人齒女居弗齒曷依齒固女活齒潰女絕曷其弗察列鼎之家熊蟠豹貐梅酢姜辛青蚨味醎桂蠹氷蛆客卿蜂蚳滲液腥涎蒼橘黃橙木瓜

作酸鑽堅礴剛砭劊女膚知女所在挑女剔女鉤女摘女蜀椒鶴蝨浸漬攻刺索女于室糜潰女質抜其楞殼投之瓦礫植以駞骨女悔曷及今我之牙疏芳漱清吐辭蘭馨乾胏弗噬腊肉弗嘗白鹽赤米虀汁泔淡含咀天和康女以居女實予依予不女虞胡弗臧乃心以作慆淫用礪柝女家以離予之輔車今當艾爾元殘爾軀劓殄滅爾種爾罪有餘蟯蚑聞言蒲服頓伏膍首觸地仰而嘘天㗬咿而言曰微生罔知寄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絕于居停主人主入戮我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死且不朽先生獨不聞夫穆天子乎天子騄赤驥之騊服翠黃之乘造父爲御西游瑤池觴王母于帝臺靡靡娭娭竆年歳而怠歸天下睢睢如鳥失棲造父大諫天子弗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以示天子天子始寤疾馳而還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贄于鵲倉氏之庭矣是謂債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爲忠不知者以爲不恭由今觀之是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物遷志與景赴日復日暮復暮泯泯然與草梗同腐而不知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爲冥靈蟪蛄吟秋以爲神龜外彊中乾奄爲枯橊而猶不覺爲我聞孔子大聖四十不惑聲律身度永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動心知言養氣垂名至今今夫先生之心憒憒忳忳飄若浮烟言交于前躁吉罔甄氣憑于

中蓬勃熛天激物動懷以滑而魂者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十無聞君子恥之先生閉門而坐冊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千言而不章于人口留之身後以覆醬瓿徒何為乎玄華衍容藻褉以夸丹元寘逃偷以為安羅公知之而不辰告微生獨不能忍且恚且悼竊願有陳而閉錮堅確牢不可發乃鑽乃齧墻坼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之齒三十有四而未嘗以之嚌大肉截大胾芹藻葅菲柔脆輭美餌之以吾可使成膏又惡用是三十二齒為哉吾今遠慕造父延效史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邁感齒剛而知戒日乾乾乎彌厥愆乎以踵屬於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生多矣乃不蒙賞而以為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寤酹而醮之書其言以自警

愁鬼言

歲次玄枵律中林鍾北山起雲南濵來風土潤溽暑蒸駿肆而為虹岑峰先生獨處不憚筋嬾肉緩體倦志徬形神枯瘁精氣消鑠頽乎岸塌渃爾水泐口不能言心意迷惑耿耿泯泯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哉乎先生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淺淺溶溶倏浮忽沉其來無蹤其去無迹吐之不出下之不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丹元之宮爽靈之室乎龍門子怪而伺于其寢是夕也玄雲往來月色黯黮淒風吹衣陰氣肅穆颯颯率率恍

若有物入自壁隙閃閃魔魔唏唏姨姨肸肸欻欻若滅而沒如有形質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昊蒼賦形至靈維人游魂爲變歸鬼伸伸女其神耶將德是憑廟貌血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于克誠胡不召而日至蹈穢褻而夾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屬女神曷寄冥乎漠乎非我族類胡爲來哉吁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物蜿蜿而前跜跜而卻睢盱睒睒載嗁載躋咿嚘嚘唶而致詞曰我愁鬼也生於昧曖之野而長于鬱厄之鄉其出無朋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饑無以爲食渴無以爲槳風雨飄灑無以爲居廬霜雪凌冽無以爲衣裳愷愷以傈傈忳忳愲愲其

如傷或乃噫氣成城噓噓變爲陣常之者蒙蒙中之者暈暈王陽見而哀之爲我請于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咎繇審厥愆中命巫陽賜我六窮之符使游人問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爲基運亨福宏女不可窺猗頓陶朱大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干達人大觀知命不憂與女異志女不可投赳赳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見女必怒瘺瘺痁痁載柔載纖旖旎湉黏則不女嫌低首下氣如膏如瞑喑嗚涕泗則不女忌女往自擇無有差迮既得女所順與之處我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聿求同志以爲依歸久矣未能得也間嘗乘子之虛入子之廬歷相群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

嬉步履舒舒喜色著於眉宇精神滿於身軀諦所尚之鑿枘知不可以與俱於是逡巡卻立曳足欲逝微風入耳忽聞謦欬委霍呷唶歎緩偯帶迫而覷之得一人焉華髮半禿發言遲滯舉趾局促頹乎若將覆之墻瘨乎若不食之鴿面蹙蕭瓠膚凋槁木憂容不霽瘁氣可掬伺而知其岑峰先生也於是因彭矯以見先生于宵寐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於靈府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糜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亟呼左右挺劍擊之其鬼勳然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大劑以投之岑峰先生汁然汗出蚰然而知詰旦魂返魄定歸神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痾之去體也

解

揣逸解

建業吟繼先以揣逸自名徵予言作揣逸解以遺之其詞曰

蒦洛先生蓬廬蓽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如不能發戶食已則臥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笑之以爲揣莫之與往來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輪五十乘驪駢騏駱困于枳枸之根登丘而呼先生方熟寐矍然而起無能取于其涂窺垝墻而見客公子曰噫悲哉揣乎夫人之生參天與

地抱智含仁挺爲物先出類超群厥維上聖飛龍九五爲民立命大賢以下德各有倫乃桀乃巽以臣以隣公侯伯子岳牧師長下逮百工農商藝術巫師馬醫莫不有能以用于時吁嗟先生獨何爲乎齒髮其生而土石其歸乎先生不答公子趨翼而前揖而言曰楚國有鳥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僕聞大巧若拙今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不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上貫三墳下通百家晨典習禮宵坐肄樂射御星曆隸首所作方程勾股卜筮農圃孫吳申韓扁鵲俞跗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角而成弱冠而升爲公爲卿躋于王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鼎擊鍾銀鞍金絡執鞭以俟僕者數百騎通門列肆待僕而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行法度非僕不立禮樂非僕不作訟獄非僕不決軍旅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親賓客非僕不悅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日安於巖廊之上吾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哈仰而嘆睢盱卻立而謝客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鐸不可以樹墻王良不彊駑駘以騄服而匠石不責樸樕以棟梁公子過矣萬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爲之拙者隨之天之道也故諺有之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鵲拮据鴝鴿養雛蒼鷹搏鹿螻螘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多能坐不煖席墨卻雲

梯走不黔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是故神龜焦于先知渾沌死于鑿竅原伯魯不獲承祀而洗竈産鼃之難亦不與焉巧之與拙何得而何失哉故夫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甸之氓皡皡熙熙文王即功日不暇食而周野之蒙不知帝力亦獨何哉巧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慮無役于予心無所能也而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臥順天之生而無所矯揉焉予之逸也予之拙也予又何所求哉已矣公子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而逸再拜謝客塞門不出

雜解

言之中於人也慘於兵故其爲身害也甚於殺人夫言之傷人未至於殺也而志在是焉則人之防之烏得而不嚴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君子之所以慎其言也畏其興戎也

非所馮而馮焉昧也非所篤而篤焉悔也昧而悔禍其至矣雖憂何及哉詩曰肅肅鴇翼集于苞棘傷之而已矣

君子之所以守其身者禮與樂也禮不及則失其威其敝也侮樂不及則失其惠其敝也殘侮則人陵之殘則人疾之詩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德也

人各有所能也物各有所庸也非所任而任之事必蹶非所施而施之功必圮是故有天下未嘗無人也有人未嘗無用

也用得其當謂之得人用失其當謂之失人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古之人所以立而不頓者不失人而已矣

禁民之爲不善善也非善之善者也化不善使之爲善善也善之善者也非人之所及也天下無不可化之民也政不至於化不可謂之善也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也者果蠃是也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喻民之無不可化也

人有不交而求者必其有所謀也有不約而至者必其有所爲也故惟禮可以沮暴惟誠可以破詐易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君子之所以不自失者豫定而不躁也

人之爲觀美者將奚事乎哉型土以爲器而髹之知不可以利吾用及其敗也祗足以委吾盛而猶有樂爲之者何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鄙之也

虎之在山也隱隱然微振其頰領人與獸莫不駭也縶而檻之雖咆莫之畏矣易曰困亨有言不信夫既困矣雖默猶恐其及也而有言焉人誰聽之祗重其疑而已矣

衛公子壽

予讀春秋傳衛公子壽與其兄爭死之事及詩載馳河廣之篇而深有感焉夫以衛宣公與姜氏之行而生壽及宋桓許穆夫人豈習其家法然哉而制行過人如是民之秉彝不可

氏也抑又何多耶以文王太姒之聖而有管蔡霍叔昔人之所謂胎教者非矣宋有雀生鸇殷杞以亡物生非其類人以爲妖也人之生不以類若是者其又何耶

夏后氏之郊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

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

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非所以語君子也夫君子之所以爲德者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孔子之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大雅之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乎齊齊所以篤其恭敬猶恐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故不

齊猶可也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矣豈所以語君子哉其悖也甚矣或曰然則所謂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如之何曰其疵同也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往往流于文而失于理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

文

送窮文

余夢有物兮龍首人身蓬頭鼠目兮其音若呻跳踉睒冶兮若遠而親猋往萅來兮忽笑以顰覺而異之乃具糗芳潔豆觴過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褎然啓櫝拂著窗沕而筮之遇困之兌其繇曰困于揄穴中有狐舉趾蹶胡毀踵及顱其泣嬰如恣睢臚脙孔隙以窺如垢如胻彳亍追隨求速得遲郭子釋策而笑曰是窮鬼也其爲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人而遭之窮不可當載祓載禳遣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苟然矣遣之何居郭子曰子茀爲之所我請爲子逐之余曰唯唯乃致詞曰嗟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八牕洞朗廓以虛陟巔兎穎有圖書蘊蒩糲食菽與蔬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留阻步趦左有鬱壘右有荼藋索縛汝飼老烏嗟爾窮鬼兮無泊我市九衢四達平若砥高樓大屋鬱雲起冠裳濟濟集俊士謀謨折衝格遐邇汝不可往耗儲偫山川靈神歆穆

祀孟涂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兮無依我城垣墉睥睨高不
可陵溝湟深浚柝以荆重門擊柝鍾鼓訇斥堠譙肅列旗旌
汝不可往搆妖獰徤兒披甲眼若星㦸戈勁箭穿爾形嗟爾
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井治而不茁禾麻豆麥梧梓櫝蓁
蓁蔚蓊被窿䵄歲時禋祀達方社汝不可往原隰赭朱衣赤
郭騎駿馬執汝臠肉燔其臊嗟爾窮鬼兮無上天高明行徤
覆八埏轉旋日月照幽玄溫涼噓吹寒暑煎陶冶萬物成歲
年汝不可往亂星躔黔羸憑怒施椎鞭破骸碎骨喪爾元嗟
爾窮鬼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順流山岳峙融
結蓄洩百寶出洪纖蠢頑各奠位汝不可往坤軸鞔黃示上
伯咸震恚艾殄爾種夷厥骴嗟爾窮鬼兮無潛于山巖嶅石
核立鍵關丘林陵麓產植蕃閎偏風氣限朿蠻頷雲腰雨濡
旱乾汝不可往鼓神姦涉蟲泰逢毛虎斑噬膚嚼肉流血殷
嗟爾窮鬼兮無入于水大瀛包納川瀆委疏煩洩穢通脉理
魚鹽蟹鰕奏鮮旨蛟鼉龜黿藏譎詭汝不可往陵谷圮天吳
九頭揷九尾磨牙吮血糜爛爾已大泊蕩蕩無涯垠青冥杳
茫不見人冑冑漠漠混昏晨瀉之不虛塞之不堙不甘不苦
淡以淳汝往居之寂無隣乘騎光景入絪緼保全爾軀絕詬
嗔汝不窮兮滅爲塵急急如律令

諭甌括父老文

告厥栝父老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殺煥休滋潤罔有荼毒至今八十餘年矣父老目不覩旌旗耳不聆鉦鼓茹蔬飯稻哺孫育子早臥晏眠優優坦坦通無販有蹈山涉水不覩不類誰之賜歟帝德寬大務在休息與百姓安樂太平故禁網漏而弗修官缺其人倫情潛生以不能宣德化達壅滯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今父老子弟不察其故懟暑嗟寒徙怨于天乘間造釁竊弄戈兵睢眦跳踉曼及草木禽獸率遏厥生所過所止山夷土赤甚亡謂也百姓無辜顲號于天驚動天心天子乃授鉞左丞相曰其從便宜死之生之無倚無頗丞相矜念小民謂不教而誅有辜帝仁詢于庶言知使者父老鄉里姻戚與父老故舊惡爲能奉揚朝廷仁恩以啓廸父老心不逖傷是用發傳俾使者來諭父老與父老各體上意約束其子弟變極作福以活乃胤屬俾毋勿割惠至渥也今使者至郡且彌月矣布告已至而父老子弟猶豫未決使者實愚朴不能測人意而嘗聞大君子之教曰惠廸從逆吉凶猶影響火生于木厥惟自灼匹夫不可讐況敢觸天子丞相怒乎大命不僭大恩不再怨可釋不可結亂可已不可長冥行弗返厥途乃窮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又曰迷復凶父老念哉語曰困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使者雖微丞相命也惟父老審圖之無自失厥時以貽悔莫及